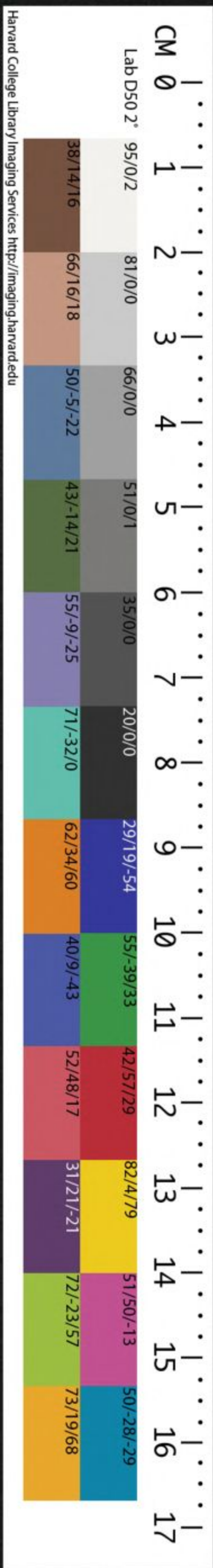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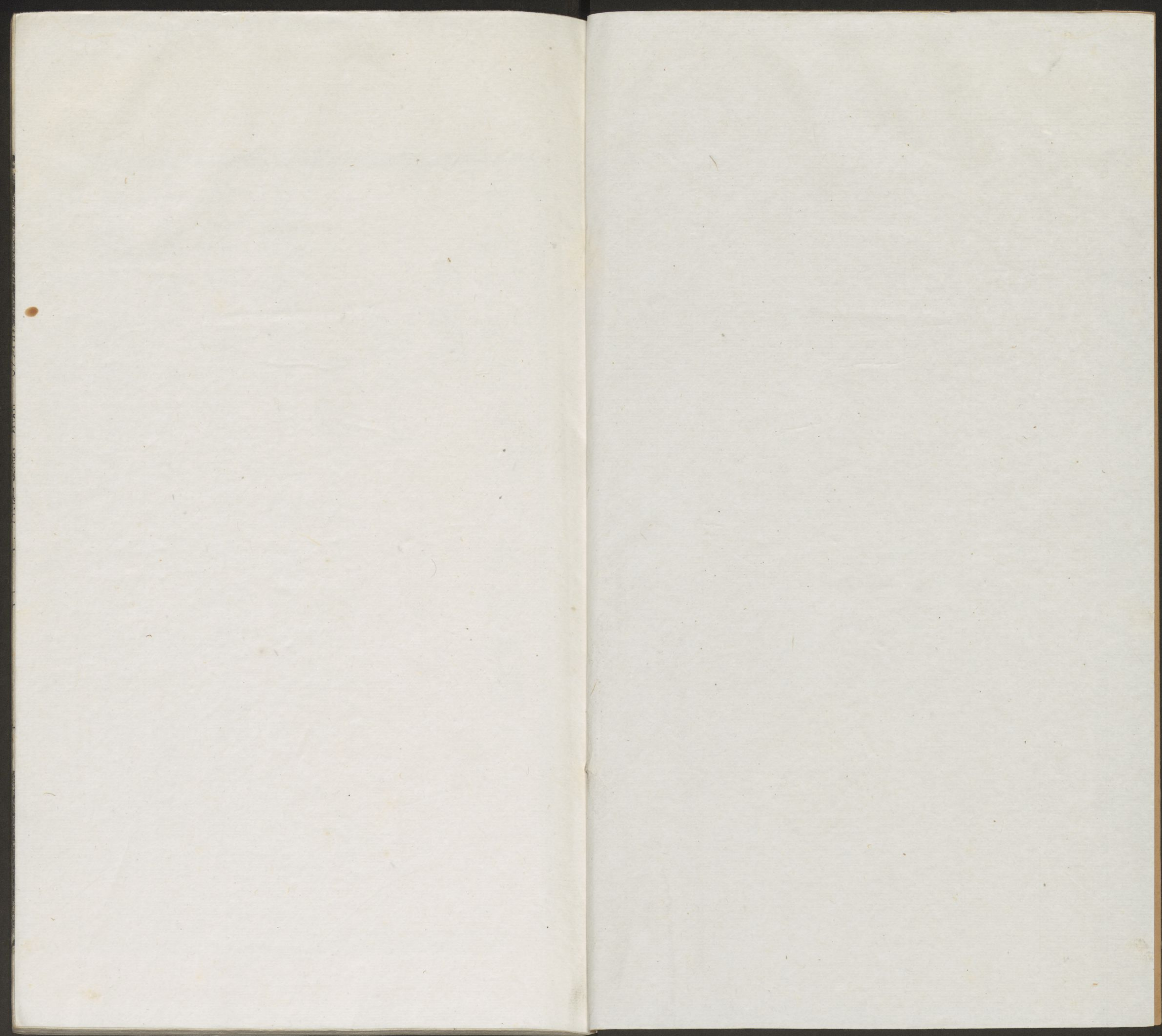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二

君道門

詔令上

乞詔令先定議而後行 孫馮

臣竊聞景德中知制誥朱巖上言以所降命

令不可屢改應合更張請先定議如經久可

守者行之不可者止之 真皇謂宰臣曰此

甚識治體卿等志之故景德祥符之間每亦

詔令皆可遵守竊見近來臣僚凡有起請或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君道門

詔令上

乞詔令先定議而後行 孫沔

臣竊聞景德中知制誥朱巽上言以所降命
令不可屢改應合更張請先定議如經久可
守者行之不可者止之 眞皇謂宰臣曰此
甚識治體卿等志之故景德祥符之間每下
詔令皆可遵守竊見近來臣僚凡有起請或

陳利害隨即頒布略無詰難或未踰時或方
經月有稱未便又復衝變去歲暴收錢稅今
春權罷度僧之類是也故使如綸之言渙汗
之號民未嘗以為必信恐非國家致治之道
也臣欲乞今後中外臣僚有所見聞陳請者
若言禮樂即下太常禮院言刑名即下審刑
院言天下錢穀即下三司言民間利害即下
轉運司小事半月中事一月抑所屬眾官將
前後敕條詳定奏上如係制度大事即下兩

制尚書省集議委中書門下更加省察然後
施行亦朝廷謹重之意也

康定元年上
時為右正言

論中使傳宣諸司煩數

張方平

臣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頗為煩數其至
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
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
號令今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屑屑
冗微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攸司各有程
式發輸督促動煩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

可奉行者又須稟復或却寢罷下成廢命上
爲損威習以爲常恬弗之恠欲乞今後除有
旨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旨外自餘細務
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宣
中書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
合行勘責即事于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
入內內侍省相度事體緩急須即施行者具
錄宣旨報下所司所冀出納有章上下得體

慶曆元年七月
上時爲三司吏

乞追還陳習誤罰昭示信令

韓維

臣近嘗面奏降黜陳習有虧陛下信令理
須追革自尔未聞別有處分尋屬迫近郊祠
不及繼有論列臣伏以人主深居九重之中
所以鼓動羣衆共成天下之務惟在號令而
已則其出之豈可以不謹行之豈可以不信
陛下即位之初命羣臣轉對其詔文曰斥言
有位之阿私又曰郡縣之官課空文而尸素
仰詳明詔之意是開羣臣以盡言使其抱負

隱伏悉以上聞然後公聽審擇以輔初政之美陳習所言臣雖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詆人過失耳使其所言而是乃所以上副詢求之意若其非也猶當含忍以勸來者今所言之事未察虛實而言事之人已加斥逐自違明詔之本意而失大信於初政未獲其補乃更有害此臣愚所未諭也昔晉文霸駁之君商君刻核之臣耳尚知假伐原徙木以著其信然後政令可得而行人民可得而使也豈以

聖主而不務此乎議者或謂陳習素行非美今其所言頗挾怨害得貶不爲不幸此又流俗不識大體者之言無足采信借使習實有此乃自匹夫之惡耳匹夫之惡不懲於朝政未爲甚損而使天下之人疑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爲害無大於此者陛下若不以此爲失亟加追改而乃欲博詢細故以補聰明臣恐思慮雖遠而所及者愈近施設雖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聖慈特賜旨揮追還

誤罰昭示大信

熙寧元年十一月上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

乞追還陳習誤罰昭示信令

王安石

臣竊聞轉對官陳習坐言人罪惡被絀監當習之為人忠邪愿奸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罰如此有未安者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為兵與食皆可去而不可以無信今陛下命羣臣使斥言

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絀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姦不上聞真宗但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為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賊汙而真宗終不得聞蓋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不喜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

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爲 陛下斥言人臣
之罪未知其虛實而 陛下遂以爲大惡則
今孰敢爲 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聞
則雖大臣復有贓汙狼籍者 陛下亦無由
知之而天下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
人主之聽天下務在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
斷之以義是非善惡皆所欲聞所不欲聞者
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即不欲聞人之惡則象
恭滔天方命圯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

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蓋以
能公聽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
以實斷之以義一切斥絕拒塞誣罔欺誕無
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疾讒說
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所以爲
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惡則是
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
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爲 陛下
此舉過矣其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

可不察也改過不吝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
惟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甚熙寧元年十一月上

時為翰林學士上批陳習
可特召還與依舊差遣

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封駁

劉安世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
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
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
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

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
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
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
術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
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
危在出令凡此者聖人謹重之意也臣伏見
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暮
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後
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

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
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
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
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安平無事之時輕慢
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
伏望 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
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
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
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

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
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
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
汗元祐元年二月
上時爲右正言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劉摯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
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
仁民而播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
希功培尅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積其
源流乃知其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
以懲革也敕振風俗修整紀綱茲出大公
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
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

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為御眾以寬有虞
所尚為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以前有
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
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
外體朕
意焉

臣聞 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
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諭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
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旨坦然明
白矣至於壞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
雖小必錄此又人皆能道之臣猶不知

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
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
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
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
然 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
隨行人亦不信今但 朝廷罰罪之意出於
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
人不知之近者 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
吏民按堵自如正宜鎮靖無事而何故自生

疑貳猥欲望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尅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為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

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

臣謂安反側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

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

不勝拳拳元祐元年六月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范純仁

勸太皇太后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詔慰

皇太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

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患他日公著曰

治道去泰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係第二狀又

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臆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 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負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紊願畢其說臣謹按齊威公與管仲謀城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 朝廷之所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秘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况

陛下已修政事已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閑事一二則中外諭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辦急於取信以害 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 先皇帝養育人才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知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惠使之

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 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 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元祐元年六月上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朱光庭

臣竊惟王者出號施令示天下之大信唯其合皇極之道上參天心下順物理使四海內外聞之欣躍鼓舞咸曰大哉王言故書載詩

歌足以爲世法蓋以至公至正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逮民庶稱頌 陛下之德謂歷古以來未見如此之公未見如此之明故君子有以伸其直小人不得肆其罔而又信任俊哲放去姦回朝廷清明日就太平臣前日風聞 朝廷將欲降詔慰安小人臣竊以謂剛陽之氣常在於生扶持保佑唯恐其不長陰邪之氣常在於殺消除殄滅唯恐其不盡夫剛陽則君子

之道也 陛下今日固進君子矣然扶持保
佑願 陛下加意焉陰邪小人之道也
陛下今日固退小人矣然消除殄滅願
陛下致力焉如此則天下常泰而不否矣臣
竊聞將下詔書條列事目慰安姦邪之人今
後更置而不問在聖度含洪則善然使姦邪
之人有以增氣臣謂此詔不須頒下恐天下
之人適足有以窺陛下臣愚不肖荷
陛下盛德之遇今日有所懷不敢不竭盡於

旒扈之前願 陛下睿斷特賜追寢前詔更
不頒行臣愚不勝惓惓

貼黃今日之詔若遂頒行於天下臣竊
恐姦邪小人日有浸長之漸執政大臣
懷自安之私意致 陛下大公至正之
道有所不行今日於詔未下之間尚得
進愚忠願 陛下特賜采納收還前詔

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六月
上時爲右正言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林旦

臣近者風聞 朝廷欲降詔書戒約言事官
不宜疾惡大甚動搖人心初聞之以謂此安
意 朝廷之言耳殊不以爲信旣而傳者益
衆不能不以爲疑竊惟 陛下臨政以還虛
已聽納招來讜言四方之人孰不欣戴此實
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方踰歲若遂厭言有詔
戒止凡傾耳以聽企足以望者得不解體耶
此必有造謀以誤 陛下者臣度其意不過
兩端而已一則務爲姑息以掠譽於小人一

則持此自獻謂能不謗於 先帝夫有國之
要道在於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已君子
道長則德澤日被於天下而爲 朝廷之福
小人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而得四方之
心豈有爲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安
也若此則虞舜不當放四凶孔子不當誅少
正卯矣聖人於殘賊不仁之人殺之而不疑
今 朝廷寬大明正其罪惡不過慰塞人望
量其官職降其差遣而已何損於其身何愧

於天下而便致人心不安也此等小人本無
愛君利民之心人疾之久矣又何足矜恤而
更姑息之此甚倒置也且先帝聰明睿知
憂勤庶政不愛高爵重祿而與士大夫共之
乃望其盡忠竭誠以報稱其恩寵也彼乃結
黨相因公肆欺侮醜穢慘虐無所不至使上
之人雖有良法美意而澤不下流陰受小民
之怨正其負國罔上之罪何可勝誅也向日
執政之臣言事之官目擊耳聞不肯以告故

使朝廷未正其罪惡悉已暴露然朝廷終
不忍深誅而顯戮之雖有貶降亦只是奉行
先帝聖意譴斥不忠不良之人且示天下以
前日失當之事自各有建言之人奉行之吏
非出於先帝之本意也如此豈得爲謗
先帝乎大凡言事之官招仇觸怨豈所欲爲
朝廷過獎借之猶有畏懼瞻望而不肯盡言
者况又有所沮抑之則彼安肯奮不顧身以
輸忠於陛下乎臣竊恐由此遂使亮直之

人反爲羣小指笑玩侮心懷畏避而不得安
其位矣若其言事彈擊不實喜怒任情朝廷
摘示羣衆罷之可也竄之可也但不當泛下
一詔均沮遏之耳今日 朝廷正恐姦邪乘
間作過惟藉耳目之官防察糾正若自爲壅
蔽以啓小人之幸則此後執政大臣欲進擬
前日不忠不良罪惡顯著之人置在要近誤
朝廷委任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官之言
矣此甚非計之得也臣不敢恥過作非而重

於立位止是愛惜國體恐天下之人誤認
朝廷之意而起疑惑觀望之心爾利害所繫
不少願 陛下謹之重之

貼黃稱 陛下去歲即位之初首下求
言之詔其間嘗以迎合扇搖犯分要譽
爲戒當時中外欲言之人尚畏憚而結
舌賴六月再申詔諭於是人始敢言以
求言之詔少形戒約人猶不敢言况今
下戒言之詔明使不得論列則又豈復

有敢言者耶若姦邪進用略有指陳以爲犯令若默而不言豈忠臣忠士所以事君報國之義乎則此詔一出於國體所繫可謂甚重陛下不可以不慮也

元祐元年六月上
時爲殿中侍御史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王巖叟

臣累日來風聞陛下欲降詔書以安人心反側則臣不知果有果無然臣既有所聞不可不先事而言以備采擇未審此事出於

聖慮邪出於左右者之謀邪出於聖慮則臣以謂陛下私憂過計耳出於左右之謀則臣以謂誤陛下矣自古以來朝廷黜邪退姦亦是常事何須過以爲憂反動姦人之心將謂陛下畏之必潛增凶燄陰造禍機傾搖善良窺伺新政矣可不戒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上合天心下從民欲斥遠姦邪獎崇忠直納天下善言而不厭革天下弊事而不疑故能使四夷靖安百姓歌詠以爲

復見 祖宗太平之盛 陛下惟當日篤此
心隆此道以求社稷無疆之休不宜少移初
意也夫姦心抑之且不可止况於進之直言
求之且不可得况於沮之長君子而消小人
在 陛下一言長小人而消君子亦在
陛下 陛下一言此國家否泰之關而天下治亂之
機也 陛下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預防臣恐
詔書一出則言之後時故冒犯而先論願
陛下納臣愚忠收詔勿下使羣邪自靜以養

朝廷之威衆正自安以重 國家之勢天下
幸甚

貼黃稱臣竊思降詔之後老姦宿邪則
安矣而忠臣義士必不自安 陛下方
求天下大治以追 祖宗之盛而使忠
臣義士不得盡其心非 陛下之福也
願因臣之言反復思之重此詔書之發
幸甚舜去四凶當時四凶之黨不應無
人尚在中外未聞下詔安四凶之黨也

臣自風聞下詔寢食不復自安必料
陛下畏見多言故有此指揮不知令臣
今後如何居職有言則犯令不言則負
恩進退之間未知所處幸 陛下察之
無誤此舉言事官當忠於 主上公於
天下是為稱職忠則不肯立朋黨故言
無所隱公則不敢任喜怒故言無所欺
或朋邪罔上或意在報私或厚誣其人
或以訐為直或陰懷顧忌則 陛下當

深察其情罷之則可也竄黜之則可也
以約束一切閉其言則不可也如果有
詔書即望 陛下采納臣言只作

聖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之心

元祐元年六月

上時為
左司諫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係第二狀

王巖叟

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搢紳之心輒犯
天威論奏不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未切

聖心未加采納竊緣此事出於陛下舉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爲俛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爲盛德納諫爲聖功天下風聞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正宜日進此道不倦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詔雖名爲安慰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厭言而拒諫有損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無益於

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忠言惟是挫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氣耳不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睥睨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動搖自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以塞其聰明未聞禁言者使之不言也言者言之陛下擇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爲諫官對於簾下親聞德音丁寧諭臣等曰天下之事無大

小一一言來當一一主張臣感激至恩恨不
傾瀝肝膽以爲補報今日詔書臣所未諭
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應厭言如此之早也
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敢諫莫如魏鄭公太
宗一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
正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人使諫三年已後見
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
以聽受然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鄭
公逐一陳之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

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
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
心朕終不違公臣讀之至此每歎美太宗之
服義景仰魏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正
觀之初心導人使諫羣臣亦當有希魏公事
君之大節以報陛下者以詔書未宣布間
惟陛下斷自清衷早賜收還天下幸甚臣
不勝激切告忠之至

貼黃稱臣竊謂進此說者非純誠愛君

之人也或出於全身之謀或出於爲子
孫之計或出於養譽邪正之間欲收人
情而兩得或出於懷姦計以誤陛下
浸開間隙傾陷忠良援引邪佞復爲前
日之過深可懼也惟陛下精慮而深
思之臣恐詔書旣下端人正士知
陛下有厭之之心不敢違安稍自引去
後來者必得循默之人以爲稱職其次
得苟且偷惰之人廢壞紀綱又其次得

阿諛柔順之人靡弊政事皆所以爲姦
黨蔽下情欺罔之患復結矣陛下深
居簾幃之中久而安之浸不復得聞天
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
也衆人之說皆謂詔書欲以安反側臣
竊恠之所謂反側者乃前世伐叛討逆
之後餘黨畏懼誅戮有懷生偷安之心
當時恐其爲變故以詔書安慰之乃禍
亂之時姑息之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

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刑此曹何爲
而有反側之心 陛下何憂而下安慰
之詔甚無謂也下詔之後忠良之在近
者日益踈則在遠者疑畏而不敢進姦
佞之在近者日益親則在遠者踴躍而
以類至此人情之所易見而事理之所
必然者也 元祐元年
六月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係第
三狀 又

臣自風聞 朝廷欲降詔書安慰搢紳之心

雖兩上章論奏不便以聞之未審故言之未
詳臣今頗得大槩信如所聞甚可怪也事有
大不可者三 陛下豈容易而發竊知其間
叙列 先朝縉紳之惡無所不有雖云臣下
所爲然於 先帝之明如何也 陛下下詔
之善意本在掩蓋前事不知反所以彰
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 陛下即位以來
未嘗以喜怒愛憎安責一人凡有所行必本
天下公議大姦大惡不得已而黜者又曲從

寬恕百分罪惡不過行一二分而已何有太甚之事今聞詔引疾之已甚之語如是則是陛下臨御以來所行之事皆爲過當反成自誣以傷國家之體此大不可二也姦人誑惑陛下張大其事言人心反側故致陛下有下詔之意陛下何不自察今天下生靈之心安與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靈之心所以安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之人數輩耳若復見陛下姑息此曹未測

將來之好惡則天下之心將疑而搖矣陛下之意雖以安罪惡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詔未見一利而有不可者三何可爲哉臣非故敢逆陛下之情也蓋欲以惜朝廷之舉動全吾君之盛美耳夫爲國之道惟渾然深厚示以無心泯迹言語之間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議乃爲清寧之本也何爲自生疑心無故下詔使天下可得而窺可得而議哉臣恐

益爲紛紛不能成清寧之治誤 陛下初心
爾願 陛下拂除姦人先入之言省察愚臣
繼進之說或蒙 聖心曠然一賜開納臣今
夕即死所無恨矣惟 陛下憐其愚幸甚
貼黃稱此事非臣一人之意臣博訪有
識之士皆以爲今已安靜不消降詔反
動衆心臣復恐下詔之後呂惠卿張盛
誠一之徒必生怨憾以爲 朝廷行法
不平只爭詔後詔前有幸有不幸臣以

謂若不下詔則都無此迹也

元祐元年
六月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王覲

臣伏聞近者 朝廷以放黜一三大姦十數
巨蠹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
言事官凡臣寮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其
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
廷也其狀於今月三日投進訖臣今又聞詔
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戒竊
以爲過矣夫爲 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

爲 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僞萬狀
宿惡舊姦初多隱伏幸而發露著見則言事
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
廷清明 陛下可以無爲而治矣蓋小人之
宿惡舊姦發露著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
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所
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欺君壞法蠹
民害物者蜂起鱗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
清明 陛下尚安得無爲而治哉或言事官

忠而憤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
法則 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
之違詔者亦不爲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紊
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
謀賢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
立而迭爲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爲否夫
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
小人而使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

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黨漸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昔帝舜雖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孔子雖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嘗聞箝言者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姦廢有司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小之情則惟用闊略細故以諭之可矣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姦宿惡之發露著見者其事狀雖涉於罔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彈劾

有司毋得施行以爲小人之資也伏望

聖慈審繹之熟講之謹於出令無爲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貼黃臣待罪諫官專以論議事政爲職朝廷進賢退不肖乃政事之大者也凡論人之賢不肖須以素履及已試之事驗之方可信據孔子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雖譽之猶當以其已試之事况彈劾哉然則今日

以往奉詔之後若論及臣僚之素履及其已試之事則不犯詔禁者少矣奉詔愈謹則諫官御史愈成虛設故臣知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尤不可以宣示中外也

貼黃借如臣僚或處權要今日以前嘗以罔上之罪今日以後方乃發露論罪則可錄論詔則不可言居言責者守詔而不言則坐視侍從權要之地有罔上

之人將爲天下之大患違詔而進說則不惟廢朝廷之詔令而又將得違詔之罪進退猶豫而不能決則遂至於天下雷同而姦凶得志矣陛下如何處之言事官每月論列動觸權貴之怒豈若不言之安但不敢輒爲身謀以誤

陛下而已深恐詔令輕出之後不可追改竊聞詔書今尚未下惟聖慈詳酌

元祐元年六月
上時爲右正言

論不可每事降詔

蘇軾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既

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舉轉運提刑一也舉職司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

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王惜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元祐元年九月

上時為翰林學士知制詔

論敕榜當取信天下

陳次升

臣伏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

等敕榜節文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做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辭歡呼鼓舞歌頌聖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不以一眚廢人此盛德之事也天下人心恬然安定近者竊見汪浹李仲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緣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敕榜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殆成虛文將何

以取信天下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迺錄下浹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伏望 睿旨檢會前件敕榜宣示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

紹聖三年正月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揮

又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 天聽臣嘗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即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 陛下即政之初揭榜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

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
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
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
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
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
戲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
夫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
爾矧今御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
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

行之豈有明揭榜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
望 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
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紹聖三年
正月庚子詔禮部負外郎徐君平詳定元豐
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終臣寮章疏及陳請
事編類申納樞密院戊申次
升上此疏時爲殿中侍御史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二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二十一
十一

